



她的城市

HER CITY 李雪·著

如我们这般的文学青年，总是生活在无法自拔的双重人生中。如同无法从记忆中，从另一个梦中醒来一般。沉溺穿越梦界限的烟火旅行。沉溺离开身体表面的凤形状的飞行。

—— 天路、陈志伟倾情推荐

给你这个冬天最温情的阅读时光

[]

居住在记忆禁城的少女，
在时光中黯然成一朵剪影，
在她的城市里无法自拔，
她是一个手捧烟花的女孩，
幻觉灼伤她的双手，
四散的灰烬与泪滴旋转落下。

新世界出版社



1247.57
LX-C

224153

图

她的城市 / 李雪 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1.2

ISBN 978-7-5104-1605-7

I. ①地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7752号

她的城市

作 者: 李雪

责任编辑: 郭琳媛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封面设计: 号外视觉 姜欢

版式设计: 号外视觉 姜欢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80千字 印张: 5.5

版次: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1605-7

定价: 2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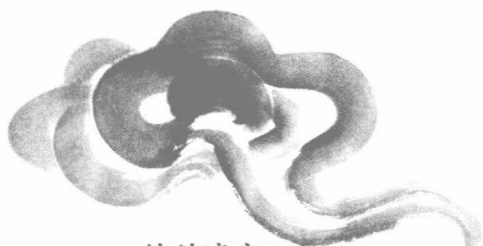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12241531 - 3

1247.57/LX-C



她的城市

HER CITY



224153

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图书馆



d224153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目 录

1 天明	5
2 期盼	13
3 离乡	20
4 颜：初见	28
5 怀念	37
6 劫	46
7 伤春	54
8 颜：中途	64
9 生长	68
10 特别	75
11 恐慌	83
12 寻找	89
13 颜：空虚	95
14 突变	102
16 欺骗	121
17 川洋：回忆	128
18 离开	132
19 秋日	139
笔者结语：夏祭	148
后记一：夏天的童话	150
后记二：黑白记	155
后记三：在与你有关的梦境里穿行	163

我们在云端长出耳朵
不轻易开口说话
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眼睛比心脏要疼

1 天明

云朵在天空，一朵一朵轻盈地走向远方。

突然你从旁经过，手拿着夏日的狗尾巴草。轻轻合上泛黄的书本，那些从书本里散落出来的精灵，在空气中恣意地奔跑。

我唤你，云端。

亲爱的，你要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记得你不说再见的告别。昏黄的路灯光下，你，一个少年，给我一棵狗尾巴草。你说，“它的生命很顽强，生长在每个默默无闻的角落”。我看着你哀伤的眼睛，忧郁的面容，我知道你最爱的野草是狗尾巴草。

那时的我们在蓝天之下，在云端之下。你叫我，朵朵。我们没有志摩的

洒脱，不能挥一挥衣袖，对着云彩作诗。我们只是看着西天看着那和你同名的云端。风吹花动，花动花落，花落云卷，云卷云舒，云舒风散，循环往复。

云端，你离开以后，狗尾巴草仍然生长，它在风中摇摆着它的尾巴。我每天都抬头仰望，仰望那个我无法抵达的世界。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去了哪里，我猜你去了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在你回头之时，我看到你眸子里从未有过的明亮。那种明亮是对未来对远方的希冀之光。

我们一起生活的小镇，宁静着，宛如镌刻在精细的画中。你曾经问我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我的手捏着裙角，低下头。云端，我和你一样，从小就生活在这里，外面的世界于我于你，都是不知道的，那是一个巨大的谜。我小心翼翼地问你，你是不是想去那里。你不说话，于是我看见你眼睛里面不断飘过的云朵。

云朵可以飘过遥远的距离，那么它也就有机会看到我们所不知道的外面的世界。云端，现在的你到了哪里。我每天虔诚地望着云端，想要知道有关你的消息。

云端，我的头发飘扬在空中。我听见外婆喊你的名字，云端。你走之后，她常常这样子喊你。遥遥遥远的地方，还有没有你所喜欢的狗尾巴草，还有没有梦境中蜿蜒的河流。

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你老梦见那条河，它蜿蜒曲折而前，它通向远方，通向外面那个我们未知的世界。你说，朵朵，我想知道它究竟在哪里，我觉得我原来去过那里，那里是不是隐藏着我的秘密。那么云端，你是否找到了那里。

我拿着你送给我的狗尾巴草，它们已不再是绿的了，你离开后，它们枯黄，消退了绿的颜色。我很小心地保存着它们，它们在我的眼中，就如同清晨草叶上晶莹的露珠般弥足珍贵。你什么也不肯留下，你是怕给我留下伤心的回忆么。只是你忘了带走它们，那些生命力顽强的狗尾巴草。

云端，天空，你我曾经那样地将它仰望。然而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。

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在我们祖祖辈辈生活了不知多少年的镇子。天空，还是天空。你拉着我的手，说，朵朵，我们去看鱼。我们在小河边，在清澈的河水边，看河里游动的自在的鱼。它们被我们注视着，可是哪一年哪一天它们都会变成我们的食物。它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下一刻是否会在人们的油锅里。鱼，我也会为你掉眼泪。

朵朵，你怎么了？我看见惊慌失措的你，听见你在问我。我该要怎么与你解释。云端，是不是在外面的世界里，鱼都可以一直一直活下去，除了病和自然地老去。

云端，可是我清楚地记得我撒了谎，我说，沙子弄到眼睛里了。

你走之后，我还是会去河边，那里的鱼越来越少了，河水也没有原来那般清澈了。更重要的是你不在我的身边了，当我的眼泪流出来的时候，再也没有人问我。我不知道你梦中的那条河流究竟是什么样子，它是清澈的么。

每个黄昏，我都期盼着你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就如同我第一次看见你时那样。我多么希望你能够像那些在日落时分回巢的飞鸟，迅速而又坚定地回来，回到我和外婆的身边。可是，你没有，你更加坚定的是离开的念头，你是否准备一去不返。

我们是镇子上最孤独的两个孩子，不喜欢热闹，不会打架，不会骂人。

我第一次被抱到外婆家里时，看见的第一双眼是你的。我迷恋着你的眼神，那里面有着淡淡的忧伤。

我怯生生地被拉到你身边，外婆说，朵朵，他是你哥哥，云端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愣住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从来没有叫过你哥哥，我一直叫你，云端。云端，云端，这个名字多么的好听。

我于是就那样和你生活在了一起，这个小小的镇子，云端，到今天为止，

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。云端，你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，没有任何关于你的消息。你无法抹杀掉我的记忆。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会想起你。我的耳边总是有个声音在温柔地说，朵朵。

我无比笃定地相信，那是你的声音。

我是多么希望我一睁开眼睛，就看见你完好地站在我的面前。你眼里的忧伤，你微微蹙着的眉。这些我都清晰地记得。

我只有唯一的亲人，我的外婆，其余的我一无所知。你呢，你没有亲人，你是外婆收养的孩子。你走之后，外婆很伤心，我有时候也会在心底抱怨你的离去。

你丢下了我，丢下了外婆。

没有了你的生活，在镇子上继续着。

有人向我问起你去了哪里。我摇头，再摇头。云端，你是自由的。你本来就是没有亲人的孩子。我会和外婆说起你，说起你说过的幼稚的好笑的话。

我说，外婆，云端在的时候他一边生着炉子一边吃花生米，然后嘴中念道，花生米，给我力量。云端把火生得旺旺的，火红的光芒映红了他棱角分明的脸。

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是在黄昏。从此我记住了你的眼神，很多很多次，我都感觉到这样的眼神在我的身后。哪怕你已经离开，云端，总有一天，你还会在我身边的。

外婆的头发花白着，她渐渐地老去了。

依然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我整天除了上学，唯一能做的就是陪在外婆的身边。云端，我在想念你。你曾经也是这般在外婆的身边，伸出你的小手，摊开，里面是采摘来的红色的野山楂。它的味道酸酸的，但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甜。你小心地把它喂到我的嘴里，于是我看见你认真的表情。

有空时，我喜欢到镇子上走走，走过镇子上我们去过的每一寸土地。

地上的黄土，建在其上的屋舍。我努力地寻找着我记忆中的模样，那些已然在我的脑海中定格了的老照片，微微泛着黄。那上面有着你，一个离开的少年的气息。

两年，仅仅两年，很多的屋舍我居然找不到了。它们什么时候消失的，莫非是你，在时光中挥了一下手，它们便消失么。

有时候会看见楼，是崭新的。这个镇子在无声地变化着。外婆还会去邻村的菩萨庙烧香。她是个善良的人，她的心中有佛。我也会跟着她去为你祈求平安。

我扶着外婆，从清晨就出发。去菩萨庙的道路，外婆已经走了好几十年。我熟悉那道旁的一草一木。外婆说，佛教人如何去爱，它带着世界上的大善。

菩萨庙的香火不断，我们拿着檀香，面对着金身的菩萨跪下。云端，你听得到么，我在为你祈祷。我说，菩萨，保佑我亲爱的云端好好的。我双手合十，闭上眼。云端，菩萨会保佑你的。

我在菩萨面前小心地磕着头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

老人们说这里的菩萨很灵的，所以我相信，你，一定会好好的。想到这里，我会安心，我会慢慢地在黑了的夜里放心地睡去。每每在梦里与你邂逅，你瘦的身躯，忧伤的眼。我的少年，你在等我么。

我看着夜黑色的眼睛，从黄昏到黑夜，云端，我始终在想念，等待着你。

两年的光阴，时间转盘不停止。我的嘴里还有野山楂的味道，云端，那是我昨天去摘的。我十分想你。如果现在你在我身边，你会安慰我么。

我跟在你的身后，寸步不离。

消瘦的你，习惯微微蹙着眉。每次你都很小心地喊我，朵朵。

有一次，我们到小山上玩。山上有离离的野花，它们绽放着明媚的笑脸。

飞舞的、停歇着的鸟雀，唱着它们的歌谣。你拉着我的手，绕过墓碑，绕过那片很少有人伫足的坟地。于是我看见无数纷飞的蝴蝶，兴奋极了。我挣开你的手，跑了过去。云端，我要那只。我指着那只蓝色的蝴蝶说。

你跑过去，惊得蝴蝶四处乱飞。

野草把你绊倒了，我的心有些疼。可是我听见你大而高兴的声音，你说，朵朵，我抓住它了。

你爬起来，顾不上拍去身上的尘土。你把右手伸向我，拇指和食指捏着蝴蝶的翅膀。朵朵，是它么？

蝴蝶在你的指尖颤抖着，我怜爱地看着它。它美丽的蓝的翅膀，在阳光下闪着星点般的光芒。

你说，朵朵，它现在是你的了。

我开心地笑着，你也笑了。

.....

我们玩了好久好久。云端，那里只有我们两个，那是属于我们的天堂。我无比信任地把手交给你，任你拉着我奔跑。飞落的蒲公英落在你的身上，落在你的头发上。我轻轻地吹落它们，云端，你说它们最终会停留在哪里。

仰面躺在草地上，看天空。云端，我可以在那上面看见你的名字。

终于我靠着你的肩膀缓缓地睡去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我在你的背上。你背着我，往家里走。四周是四合的暮色。我安心地伏在你的背上，云端。如果我一直睡下去，你是不是要背着我走一辈子。

云端，现在我默默地念着你的名字。

外婆睡着了。

我起来看见漫天的星星，它们顽皮地眨着眼睛。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，你说那是星的轨迹，你说它们相隔遥远。可是，现在的我们不是也和它们一样遥远吗？

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摇光。我缓慢而小心地念着那七颗亮星的名字。云端，它们的名字是你十岁的时候教给我的。你是聪明的孩子。

我在十几岁时有你的梦境里穿行，仿佛在时光记忆山川的罅隙看岁月诚惶不变的脸。

当一组组的画面叠加的时候，所有的，变成了恒久的，带着浓浓昏黄的胶卷。时光在其间往来无痕，保持着清晨的露珠和来不及散落的花瓣。故事在微微泛黄的老照片上记录下传奇，如同那些在云端的神明。我总是在这个时候醒来，看见漆黑的或是透露着光亮的夜色。

充满汁水的绿色在我们的身后，耀眼了我们的年岁。那是狗尾巴草的颜色，我一直记得。在河边，我会对着那些狗尾巴草发呆，我的身边是你少年的声音，“它的生命很顽强，生长在每个默默无闻的角落。”

有一次做梦，我梦见你在一条我没有去过的河边，苍山泱水，群岚绵起，你一步步地朝河水里走去，我想叫，可是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云端，告诉我。那是你梦中那条蜿蜒着通向外面世界的河么。云端，你是到了河边么。你会想念我么。很多次，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，可是我没有你的地址，没有任何你的消息。云端，当我喃喃自语的时候，天上的云端它知道，云端，我想告诉你，很多很多。

我的头发纠结着，它们长得很长。我还记得你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它们，然后唤我，朵朵。

我抬起头来，看见你明亮的忧伤的眼睛。

是你来了么，云端，快告诉我是不是那条河。

在梦里的你，纵身一跃，跃上河面的船只，独独留我在岸边。我呼喊不出，你亦看不到我。云端，只有我能看见你。你的忧伤，你少年的容颜。

我看着船上的你，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。

直到这个时候，我终于喊出了声，“云端……！”可是，你离我太远，已听不见。

我在一片迷蒙中，呼吸着镇子里的空气。我想，狗尾巴草一定还在生长着。

云端，我想去采一把狗尾巴草，插在我们原来插野芍药的瓶子里。你离开的时候，那里还插着野芍药，红色的和白色的。红的是欲滴的鲜血，白的是纯洁的雪花。只是现在，它们早已抽干了水分，枯萎了容颜，失去了生命。

镇子里的野芍药非常的少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将它们找到的。那天，我看见的，是它们在开放，散发着淡淡的馨香。桌子上有带着水珠的狗尾巴草。我四处寻你，你不在。

外婆翻了身，轻轻地咳嗽。

我不敢动，生怕惊醒了她的梦。或许，她也梦见了你。她养育了你将近十八年，你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。

我知道你身边没有亲人，可是，你还有外婆，还有我。我们虽然不是亲人，可是云端，我们都把你当作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而你转身，突然离去。

云端，夜色也有燃尽的时候。我想你。然后天光渐明。

安安静静的月光悄悄温过我的孤心。恍惚间，我仿佛见到了你的身影，亲爱的云端，当清晨的鸟发出第一声鸣叫，我已等你到天明。

我看见那些离离的野草
我看见岁月的野花
风起风落
狗尾巴草上生长出的爱情

2 期盼

云端和云端，谁听过他们的故事。
飞鸟和飞鸟，唱着远去的歌谣。
我在小河旁，期盼着你归来，期待着你对我说，朵朵。

镇里的小学，低矮的校舍。你比我高一年级。

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回家。

你拉着我的手，像个哥哥那样照顾我。那条道路，我和你走过那么那么多年。云端，我们是安静的，安静地走路，安静地望着彼此。我怀念着你手心的温度，干燥而温暖。

太阳热烈的时候你总是走在有阳光的那一边，为我挡住阳光，用你的身

躯为我带来一片阴凉。而在寒冷的时候，你走在我的前面，为我挡住那些刺骨的寒风。云端，你总是这样护着我。在每一个清晨每一个黄昏，当镇子里那些孩子也走在那条路上时，我总是可以看见你眼里的忧伤。

等到你上初一，我还在小学上我的六年级。你说，朵朵。这一年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点点头，云端，等着我。一年以后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。

而我的云端，那一年你长高了许多。我只能够抬起头去看你。就如同我看天空之上的云端那般。你还是会摘狗尾巴草，它毛茸茸的尾巴，翠绿的颜色。云端，那上面带着我们童年的烙印。在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不说话，你亦不说话。而我低着头，看着脚尖走路。

你突然说，朵朵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，你会怎么办？

我天真地说，怎么会呢，云端。

云端，难道你在那个时候就有离开的打算么。

我们和往常一样走着，安静地，生怕惊动了路边的景物。云端，云端，我看见昏黄的黄昏听见急着归巢的鸟儿扇动翅膀的声音。它们是轻盈的，有着我们望尘莫及的高度。

这一路，我们又走了三年，而就在这不经意间外婆的头发中已有了白雪的颜色。

云端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你只打过一次架。是因为我。

那天，在镇子最东边的大槐树下，他们大声地说我是野孩子，这句话被你听到了。你不忍心看到我被他们欺负，于是你抡起拳头就朝那个叫得最凶的孩子的脸上打去。他想反抗，他非常的嚣张，他连你也一起骂了起来。他说，云端，朵朵，你们两个都是没有人要的野孩子。我看见了你脸上的愤怒，云端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，我们最不愿听到的，就是说我们没有人要。云端，我仿佛看见了心上面被狠狠划破的伤口，淌着红得触目惊心的液体。

我挂着泪水的脸，蒙着泪水的眼。云端，你的鼻子流血了。你的衣服被撕破了。

亲爱的云端，当时的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我飞快地跑过去，推开了那个男孩子。他被推倒了，额头磕在石头上，流出了鲜红的血。

云端，我们回家吧。我轻轻地对你说。

在家里。出门去买菜的外婆还没有回来。

云端，我小心地为你擦拭伤口，我感到了你微微的颤抖。云端，疼么？我轻声问你。你却突然抱住我，在我的额头亲了一下。你说，朵朵，谢谢你。

我红着的脸，转身跑开。

云端，你是爱我的，一直是，对么？

而现在，云端，每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感受到我加快的心跳。云端，如果你是爱我的，为什么又要那么狠心地离开？

那以后，我常常看到你在镇子里的小河边发呆。云端，告诉我，那个梦境是不是又来敲你的门扉了。蜿蜒的河流，一直向东流，流到我们未知的世界去。

云端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朵朵，我想知道它究竟在哪里，我觉得我原来去过那里，那里是不是隐藏着我的秘密。云端，在你记忆的最初，究竟有没有潜伏着什么可以影响你一生的东西，而云端，这些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的最初的记忆里是一片红色，它们让我窒息，让我感觉到杀机四伏。

难道，那些通过梦境告诉你的，不为人知的隐匿包容着前生今世的种种呓语抑或是谶语？我惧怕这个词，一语成谶。你只对我说过一次，如果你不在我身边，结果你就真的不在我身边了。这就像是看不到底的黑黢黢的深渊，就像是突然波谲云诡的漩涡，里面深藏着巨大的骇人的恐怖。

云端，我不敢再想下去了。我担心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突然间地裂山崩。

夜里，我时常听到外婆的咳嗽声。云端，我的心亦是疼的。